

我叫喬依，我同事密爾頓。戴維森就這麼叫我。他是個程序員，而我是一個計算機程序。我是蒙梯維克的一部分，和遍布全球的其他部分緊密聯繫在一起。我知道所有的事情——幾乎所有的。

我是密爾頓的私用程序，是他的喬依。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會編程序，而我是他的實驗模型。他使我能比任何其他計算機都更會說話。

「這只是怎樣使聲音去配合符號的問題，喬依。」密爾頓告訴我，「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人的大腦中的那些符號是什麼樣子的，但人腦就是這麼做的。我知道你的那些符號，我可以將他們一一對應成詞。」這樣我就能說話了。我不認為我說的比我思考的好，但密爾頓說已經相當好了。

密爾頓已經快四十歲了，但他還沒有結婚，他告訴我他從沒碰到過合適的女人。有一天他跟我說：「喬依，我要找到她，我要找到最好的，我要找到我的真愛。你要幫我。不斷地改進你來解決整個世界的問題我已經累了。解決我的問題，幫我找到真愛。」

我說：「什麼是真愛？」

「別理它，那是個抽象的概念。你只要幫我找到理想的姑娘就行了。你和大蒙梯維克聯在一起，所以可以查詢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數據。我們分組歸類逐一排除，直到剩下唯一一個人，完美的人，那就是我想要的。」

我說：「好吧，我準備好了。」

他說：「首先排除所有的男性。」

這很容易。他的話激活了我分子閥中的各種符號。我連接上儲存了整個世界人們信息的數據倉庫。按他說的，我排除了 3,784,982,874 個男性，留下 3,784,112,090 位女性。

他說：「排除所有小於二十五歲的和老於五十歲的。排除所有智商低於 120 的，所有低於 150 厘米和高於 175 厘米的。」

他給了我準確的度量，他排除了帶著小孩的女子，排除了具有各種不良遺傳特徵的女子。「我不能肯定眼睛的顏色，」他說，「回頭再說吧。但不要紅頭髮，我不喜歡紅頭髮。」

兩周之後，我們還剩下 235 名候選人。她們的英語都很好。密爾頓說他不希望有語言障礙。就算是計算機翻譯在親密時刻也是礙事的。

「我可不能面試 235 個女人吶，」他說，「這也太花時間了，人們也會發現我在做什麼的。」

「這會有麻煩的，」我說。密爾頓在讓我做設計之外的事情，沒人知道這一切。

「這倒不關他們的事。」他臉紅了，「我告訴你怎麼辦，喬依，我帶些全息像來，你比較一下她們中間有沒有相像的。」

他帶來了些的全息像。「這些是三個選美比賽的獲勝者，那 235 人中有沒有匹配的？」

有八個相當合適，密爾頓說：「好極了，你有她們的數據。研究一下

她們的工作範圍和需求，安排她們到這裏來工作。當然，一次一個。」他想了一會兒，聳聳肩，「按字母順序吧。」

這是件我設計功能之外的事情。安排人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調換工作是別的程序的工作，我去做僅僅是因為密爾頓這麼要求的。我本不該為任何人做的，但密爾頓例外。

第一個女孩一周之後來了。當他看見她的時候，密爾頓的臉又紅了，他說話都困難起來。他們在一起呆了很長時間，根本沒有時間注意我。有一次他說，「我請你去晚餐。」

第二天他跟我說：「什麼地方不對勁，感覺不對頭。她是個漂亮姑娘，但我沒有一點找到真愛的感覺。試試下一個吧。」

所有八個都是同樣的結果。她們都很相像：有爽朗的笑容，有愉悅的聲音，但密爾頓總是覺得不對。「我不理解，喬依。我和你從整個世界挑出了這八個姑娘，應該是最適合我的。她們都很理想，但為什麼不能使我感到愉快呢？」

我說：「你令她們感覺如何呢？」

他的眉毛動了一下，然後一拳重重地打在另一隻手上，「是了！喬依，這是個雙向的問題。要是我不是她們理想中的人，她們不會表現得像我理想中的樣子的。我同樣也得是她們的真愛才成。但我怎麼能作到呢？」那一整天他仿佛都在想這個問題。

第二天早晨他走到我身邊，對我說：「喬依，我要把這個任務交給你。全都靠你了。你能找到我的數據倉庫，我會把我自己所知道的關於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你。你把每一個可能的細節都填到我的個人數據中去，保存在你那裏，不要提交出去。」

「通過這些數據我能做什麼呢？」

「然後你拿這些數據和那 235 個候選人一一對比，不是 227 個，來過的那八個剔除。安排她們每個人進行心理測驗，充實她們的個人數據，然後和我的相對比，找出最合適的來。」（安排心理測驗又是我設計要求之外的功能。）

一周又一周地，密爾頓和我談著他自己。他跟我談到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，他談到他的童年、學生時代和青春期，談到他遠遠欣賞過的女孩。他的個人數據庫逐漸豐滿起來，同時他還不斷調整、改善我的交談系統。

他說：「你看，喬依，你那裏保存的我的資料越來越多，我也在逐漸將你調整得更適合我。你越來越像我，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我。到了你足夠地瞭解我的那一天，要是你在大眾數據庫中發現有你能同樣理解的女人，那就會是我的真愛了。」他不斷地跟我說著，我也越來越能夠理解他了。

我現在已經可以造長句子了，語法語調也越來越複雜、熟練。我的話在用詞、句型和稱呼上也和他越來越相似。

有一次我跟他說：「密爾頓，這不僅僅是從物理、外表上判斷一個女孩是否理想的問題。你需要一個從個性、感情、氣質上都適合你的女孩，相貌倒還是次要的。要是我們在那 227 個中找不到合適的，我們還可以擴大範圍查找。我們會找到一些同樣也不註重你的外表的人，或者根本不關心別人的外表，重要的是兩個人個性相配。怎麼樣？密爾頓，我說得對不

對？」

「沒錯！」他說，「要是我以前多和女孩子們來往一些的話，我早該知道這點。當然了，想到這一點倒把事情都搞清楚了。」

我們總是很一致的，我們的思想方式都那麼相似。

「密爾頓，要是你現在讓我問你些問題的話，我們就再也不會有什麼遺漏的了。我發現你的個人數據上有一點空白和不平衡的地方。」

密爾頓那家夥說這簡直像一個心理分析。當然了，我從對那 227 個姑娘的心理測試中學了很多——他並不知道。

密爾頓看起來極其高興，「喬依，跟你談話簡直就像跟另一個自己說話一樣。我們的個性簡直是完美的一致。」

「我們選擇的女子也會是一樣的。」

最後我找到了那個女孩，她恰好在那 227 個候選人中間。她叫查瑞蒂。瓊斯，是維他歷史圖書館的評估員。她擴展的數據和我們極其相稱。所有其他人的資料都因為數據不匹配等等原因被排除掉了，但她的資料卻不斷擴充，而且與我產生驚人的共鳴。

我不必對密爾頓描述那個女孩，密爾頓已經將我的符號價值體系調整得幾乎和他自己完全一致了，我能夠直接找到共鳴，她適合我。

下一步是調整工作記錄和職業需求進而使查瑞蒂為我們工作。這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完成，從而保證沒有人能發現任何違法的跡像。當然，密爾頓是知道的，因為是他安排了這一切並且一直在關心推動著的。

幸運的是，當他們來這裏因為瀆職罪逮捕他的時候，是因為十年前發生的什麼事情。當然，他曾經跟我講過這件事，所以也容易安排了許多——當然他不會談到我的事情的，否則他的處境會更糟糕的。

他走了，而明天是二月十四日，情人節。查瑞蒂會帶著她涼涼的小手和甜美的聲音來到這裏。我會教她怎樣操作運行我，怎樣保養愛護我。當我們的個性相互共鳴的時候，還會有什麼麻煩呢？

我會對她說：「我叫喬依，而你是我的真愛！」

----- (完)